

一曲挽歌 三重变奏

——试探贺铸《忆秦娥·子夜歌》生命意识的呈现

郭弘

(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所 甘肃 兰州 730070)

【内容摘要】从落花、月、流水、到梦与现实的时空交错,四种“愁媒”构成一组寄托遥深、情境跌宕的文学意象链,以“春愁”这一相思的变奏形式,阐述爱情、羁旅和死亡对别离主题的三重呈现,表达了女性对自身命运的观照和鲜明的生命意识(即苦闷型)。

【关键词】春愁 三重变奏 生命意识 别离主题

中图分类号 I207.23

文献标识码 A

文章编号 1007-9106(2011)04-0112-03

贺铸《忆秦娥·子夜歌》是一首伤春闺怨词,春愁在这首词通过“月”、“梨花”、“杜鹃”、“陇头流水”等中介愁媒一一呈现出来,为“花光妍暖月光寒”的春夜营造一份幽怨愁苦、感情浓烈的艺术氛围,对暮春展开一次生命挽歌的咏叹。暮春的自然景物成为感发女性情爱心理的重要媒介,促使她反观自身命运,萌发强烈的生命意识,引发对青春、爱情和生命的悲剧性感受,四种愁媒生发的离别意象,真切自然,苍茫浩荡,共同达成对全词别离主题的诠释。

思妇的苦闷虽有情爱和性别的苦闷引起,但最终更深深地感受到人的存在本身所面临的困境,由伤叹暮春的落花芳草伤怨自己年华流逝,进而伤叹美好生命的最终别离,从而加深了春恨母题的传统意蕴,对残春展开一次生命挽歌的华美唏嘘的想象。全词分为上下两阙,谋片布局具有音乐总谱似的交响结构,羁旅、爱情和死亡三重变奏悠悠回旋,共同协奏一曲生命别离的挽歌。让我们走进词的情境中,在特定情感内涵和文化基因的意象上,深切感悟“春愁”这一相思的变奏形式,以及爱情、羁旅和死亡对别离主题的呈现,三重变奏,三层内涵,让生命意识丰满而哀伤。

一、生命意识变奏之一:“伤悼”

上阕开辟全词第一层境界:“三更月,中庭恰照梨花雪。梨花雪,不胜凄断,杜鹃啼血。”起笔勾勒春老之景,含青春易逝,寓迟暮之感,逗出怨思。“月”、“梨花”、“杜鹃啼血”三种愁媒共同表达出思妇的表层情感动态。“梨花”这一暮春的中心文学意象,较易唤起词人们的悲剧性审美,“伤逝”成为其典型内涵,梨花凋残,预示春天将尽,词人用“须到年年寒食夜,情怀为你倍伤神”伤咏梨花,寄托对春天的凭吊和哀思。带有伤感色彩的“月”、“子规”、“梨花”是暮春常见的愁媒景物,暮春词的联吟酬唱里常有它们独特的风貌,如:

雍涛《闻子规》:“百鸟有啼时,子规声不歇。春寒四邻静,独叫三更月。”李重元《忆王孙》:“萋萋芳草忆王孙,柳外楼高空断魂。杜宇声声不忍闻。欲黄昏,雨打梨花深闭门。”清明时节,娇艳梨花被一夜风雨凋残纷纷,随风殒落的星点花瓣,如美人的钗钿,带着芳泽入泥,已然褪去生命彩泽的寂寞红色,点缀翻飞于寂寞的闺中庭院,声声入耳的杜鹃啼血,让狼藉一片的春景异常凄美惨烈。“春去也,飞红万点愁如海”、“落花相与恨,到地一无声”、“一片飞花减却春,风飘万点正愁人”,真可谓“万点落花词客泪”,辞意清婉中寄寓悲怀之慨,皆春恨一路,正如王国维说:“境非独谓景物也,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”。^[1]

思妇忽临春色,蓦地动魄,怎不百感交集呢!“思君令人老,岁月忽已晚”、“万点花俱是恨,一霎悲欢”,当思妇面对“色相既华且殒”、“古今代谢何速”的悲剧情景时,只能是“无端两行泪,长只对花流”^[2]。李白云:“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。”春光乍来忽去,真如过客一般。屈原的《离骚》用春天美景的消逝与女子青春的短暂相对照,透彻地描写了生命易逝的感伤:“朝搴阰之木兰兮,夕揽洲之宿莽。日月忽其不淹兮,春与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,恐美人之迟暮。”因为转瞬即逝,所以弥足珍贵。以花为镜,女性感悟到了青春的可贵和生命的短暂。对青春难驻的叹惋是人类共有的情感,但女性的感受比男性更深刻、更敏锐,正如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蒙·波娃所指出的:“从她孤寂生活的深处,女人领会了应该对自己的生活采取何种态度。她对于过去、死和时光的流逝,比男性更有切身的经验。”^[3]所以,伤春不仅只是对春天景色的简单描述,而且更是注重生命意识的一种表现,女性借伤春表达对自身命运的关注,暮春词人之意若曰:“非唯春如客,人亦如客。惜花、惜春、亦惜己也。”^[4]

* 本文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级课题“流水·梦·酒·落花——从宋词里的春愁看古人对生命意识的阐发”的系列论文之一。

* 作者简介:郭弘,女,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。

由此可见,暮春的自然症候触发女性敏感的情怀,从阑珊的春光和自然的迁流里,她猛然产生一种最深沉的青春易逝的紧迫感,一种对自身命运的陡然唤醒。春日的短暂,春花的凋零,春景的迷离,“如花美眷,似水流年”,让她在伤悼逝水年华中,唤起对生命死亡的深沉思考。

上阕词中呈现的伤悼的情绪如此浓烈厚重,作为寒食、清明诗歌的典型意象——“梨花”,它引发人生暂短的感受和风雨别离的悲愁。清明时节,雪似的梨花在风雨中零落成泥,烟霭昏暝的样子会引起一种迟暮的、黄昏的、苍茫的、昏暝的感受。白居易《江岸梨花》:“梨花有思缘和叶,一树江头恼杀君。最似孀闺少年妇,白妆素袖碧纱裙。”仅十四字,就描画出一个素装淡抹、哀怨悲戚的年轻寡妇的形象,以戴孝寡妇比况梨花,使读者对梨花的哀伤神态入木三分如睹如触了。本词运用伤春愁媒之一“梨花雪”,即可唤起读者丰富生动的联想。谢的梨花正像一位素白罗裙的思妇令人惜怜,她兀立中夜庭院,为今夕的青春与爱情的“死别离”而哀悼。这里,落花、残月、杜鹃啼声三者联合上演一场异常壮烈绚烂的“死别离”,“死别离”第一次为思妇的“生别离”的悲剧命运作注释,别离主题第一次从暮春景物上变奏呈现。

二、生命意识变奏之二:“梦幻”

下阕前两句“王孙何许音尘绝,柔桑陌上吞声别”揭开第二层境界:思妇的情感动态由表层进入次深层。更为重要的是,思妇的伤春情绪跨越时空,凄美跌宕,与似幻似真的梦之追忆紧密相关,或轻或重,缤纷迷离,缠绕不休。这里,思妇因春光谢落而感梦追寻,撩动一股深切的爱恋、羁旅之愁。春情与春梦如影随行,她由思入梦,直至梦醒。正如冯梦龙所示:“草木之生意,动而为芽。情亦人之生意也,谁能不芽者?”^[9]暮春景物的风勾月引自然感发思妇的悲剧情爱心理,她恍惚进入一场曾经为爱情伤别的梦之回忆中。

这里,词人运用时空跳跃的艺术手法,为我们的解读留有很大想象空间,可以尝试以下几种解读方式:

(一)望月听子规(上阕,眼前情景)——随后回忆(由思而梦),呜咽流水在回忆的梦里(下阕,过去情景)。

(二)望月听子规(上阕,眼前情景)——随后入梦回忆(下阕前两句,过去情景)——梦醒后听呜咽流水(下阕后两句,返回现在情景)。

(三)梦醒后望月听子规(上阕,眼前情景)——追忆刚才梦境(下阕前两句,过去情景)——梦醒后听呜咽流水(下阕后两句,回到眼前情景)。

三种解读方式,使现实的暮春情景与过去的别离情景成为时空跳跃的可能,给人更加宽阔的联想。暮春时光,思妇往窗外一看,风声雨声落花纷纷,一个流动无常的时序正踏上漂流羁旅的不归之路迎面扑来,她因之感受到时间流逝的痛惜,一刹那,她的残春般的情爱梦携着“柔桑陌上吞声别”的一幕而惊心动魄,难以忘怀,匆匆离恨在暮春发酵的苦酒中营营一醉。柔桑陌上,思妇一晌低头、半晌回眸的情态总是那么缱绻温婉,钟爱之忱,欲语复厌,一种人生羁旅漂泊的挣扎骚动,一种对所恋之人款款诚挚的思念,在寂寞晚春之夜交杂萦响,搅动着伤感惆怅的情绪思浪。

贺方回以善写愁著称,他的愁总是与梦紧密相关、相生发:“良宵谁与共,赖有窗间梦。可奈梦回时,一番新别离。”(《菩萨蛮》)、“幽恨无人晤语,赖明月、曾知旧游处。好

伴云来,还将梦去。”(《天香》)。这里“春愁”的意蕴紧承上阕的表述内容纵深延伸,下阕伊始,思妇因春感梦,自然地综合了身世遭逢、人生命运的叹惋一幕,诉说内心梦幻之“春愁”,东风力尽,韶华同逝,花固如是,人又何尝不然,可谓爱、思、痴、恨、怨、嗟,一时交并,感慨万分。“柔桑陌上吞声别”的分携之痛铭记在心,离别恰如阑珊春景的落花流水,凄美忧伤,耐人寻味,漫长悠远的道路把思妇所爱的游子带向远方,徒留她咀嚼着“生别离”的悲凉和无奈。“生别离”与“死别离”在这里又一次形成隐含的对照,思妇由此几乎绝望地想到,羁旅的道路是那么的艰难漫长,谁知是否还有重见之日?自晨及昏,音尘断绝,延伫空劳,人未归也,思妇心中的“生别离”其实就是“死别离”啊!这里实际上第二次以“死别离”来为“生别离”作注释,使爱情的相思之愁、人生的羁旅之愁在“音尘绝”的死亡阴影中愈加显得凄怆美丽。

三、生命意识变奏之三:“恻歌”

下阕后两句“陇头流水,替人呜咽”揭开词的第层三境界,风浩浩,鸟啼恻,月如钩,思妇梦断惊觉,猝然张目,侘傺不安,千言万语欲说还休,只托于一江呜咽流水深深唱叹,思妇的情感动态进入最深层。“陇头水”,汉横吹曲名,亦作“陇头吟”,历代诗人都用这个题目来表现征人的戍边之苦和离家之恨:“从军戍陇头,陇水带流沙。”(刘孝威《陇头水》)、“陇坂高无极,征人一望乡。”(卢照邻《陇头水》)。陇头流水,声酸、声苦、声悲,征夫(或游子)遥望故乡,茫茫荒原无际,唯听陇头水独自倾诉着“念吾一身,飘然旷野”的伶仃孤寂。黍离之悲,行役天涯,日暮途穷,又怎一个“愁”字了得!贺方回慨叹:“不眠思妇,齐应和、几声砧杵。惊动天涯倦宦,骎骎岁华行暮。当年酒狂自负,谓东君、以春相付。流浪征骖北道,客窗南浦。”(《天香》)岁月的流逝也就是生命的流逝,作者多年来仕途坎坷,沦落下僚,竟被驱来遣去,南北奔波,无有宁日,一腔青春幻想在生命历程中破灭。悲风吼叫,残花飏飞,“陇头流水”是作者游宦羁旅、伤春怀人的郁勃心声。

上阕说了自春徂秋、韶华流逝这样一层时间流动的涵义。下阕写情感时事的变迁,细琐微妙、曲折缠绵,宛如银幕上的电影,当前一现,似实却虚,似梦却真,把伤春的情感推向愁绝高潮和绝望深渊,这是潺潺回荡的陇头流水,宛如一首乐曲,卷起一片苍然的、灰濛的、情殇的暮霭,漫漫地从四面八方飘游围合,空对着天上的碧云暮合,却看不到我们所至爱怀念的人!秦楼人月,相对不眠,月正凄迷,人犹怅惘,梦中之情,眼前之境,交相引惹。时间无情推移,人事不同已往,一种落寞,一种黯然、一种怀念、一种悲慨,徘徊春夜,凉飏骤发,索索有声,仿佛它也感到我们胸中伤逝的沉痛块垒,与我们悲悼,同发一哭!

诚如朱光潜先生说:“可以凝定于语言文字的来暗示其余”^{[6](P339)},在这首词中,占据着一个非常强烈的春天基调,充满了对自我、对人生、对时间的沧桑感喟。梦幻与现实的时空跨越,需要音乐的抒情得以延伸表达,“陇头流水”正是以音乐的旋律让惆怅情思激荡回旋。“音乐的对象便是这个心灵的微妙与过敏的感觉,渺茫而漫无限制的期望。音乐正适合这个任务,没有一种艺术像它这样胜任的了。……所以音乐比别的艺术更宜于表现漂浮不定的思想,没有定形的梦,无目标无止境的欲望,表现人的惶惶不安,又痛苦又壮烈的

混乱的心情,样样想要而又觉得一切无聊。”^[7]

“陇头流水”恰如幽咽的箫歌。箫,《释名》曰:“箫,肃也,其声肃而清也。”其表现力特征是清远悠游,有秋水绵邈的况味。全词有冷香浮动的意境,舟也摇摇,目也泛泛,箫声轻轻颤动于香气氤氲之中,在春天的原野上吹起,轻轻诉说春闺灵魂的话语,万物仿佛坠入深沉梦,传递出窃眇莫名的美。一缕如泣如诉、如慕如怨的箫声,贯通了大自然的生命由缤纷繁华走向飘转挣扎的节奏,谁不为之深深感动?

寂寞的春夜,“陇头流水”的旋律和音调让人遐想,缓极了,低沉极了,断断续续,点点滴滴,像长叹,像啜泣,像送殡者沉重凄迟的步伐,一滴一滴地滴到你心坎深处,引起一种悲凉的深叹。一声恸歌,如闻哀猿,呜咽缠绵,满纸血泪,真是“任是心如铁,闻时亦怆神”!^[8]贺老小词工于结句,往往有通首渲染,至结处一笔叫醒,遂使全篇实处皆虚,最属胜境。”^[9]这里,结句处的“陇头流水”掀起一种飘风似的呜咽,有如交响乐里那忽隐忽现却无时不在的基调,笼罩或陪伴着全篇。似乎这个“呜咽”在慢慢地勾引全篇的情感,风雨的淅沥、落花的扣窗、杜鹃的恻啼,女子的呜咽……一种娇媚的揪心的感伤,在女性化的柔弱旖旎的印象里,升华出一种超越的、纯粹化的生命绝唱,诗意在这儿得到了逆转和深化。“陇头流水”第三次提到“死别离”,为“生别离”带来了更为幽深的启示与感悟。

“因为任何渺小的事物都是遮掩宇宙秘密的幕,或引导我们去认识永恒的门。”^{[6]P145}这首词不是纯然观照的自然美景作品,而是思妇眼角投出锐敏的柔婉的残春一瞥,令我们销魂凝神。词要以深微幽隐的心灵本质表现富于感发的情感意境,传达要眇幽微的丰富之含蕴。这首词,“三分春色二分愁,更一分风雨”的人生滋味,让人惘然涕下。

“夫小令何以能悲壮?以其有伟大悲剧之质素在,唯伟大悲剧能唤起吾人之悲壮感、崇高感,而又包含人生哲理与命运感。”^[4]这首小令无一字写到死,但从四种“愁媒”里隐喻了与之相关的生和老,其深意也正是我们所阐释的生命意识,将“生别离”的相思置放在“死别离”的悲怆结局中,愈能显示思妇的深挚之情与忠贞之爱的宝贵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“春愁”诉说的是“悲悼”,对远离的悲悼,对青春、爱情、生命的悲悼,这是一种死亡阴影里的相思,她的爱情变奏出无法言说的凄怆和美丽。

人生苦短,人生无常,“人生无根蒂,飘如陌上尘”、“人生寄一世,奄忽若飘尘”,古人长有诸如此类的感叹,王羲之《兰亭序》里说:“俯仰之间,已为陈迹……后之视今,也犹今之视昔”,岁月其徂,人生恰如春梦旖旎温馨而虚幻短暂。“忧患凋零,老去光阴速可惊”,今昔的对比,无常的悲哀,总是不由自主唤起我们的反顾深思。从哲学上来说,当我们身处时序的嬗替、大自然的沧桑巨变中,是否唤醒了我们生存意识中短暂、渺小、偶然等情感,甚至有一种存在虚无的悲剧感?死亡与悲剧结有不解之缘。悲剧作为一个戏剧种类,从发生学意义上言,它缘起于对死亡的观照和最终超越;从它借以引起怜悯恐惧之情,并使之得到净化的审美效果来看,死亡如艾伦·坡所言,无疑是最有魅力的诱发因素,而从它的布局结构上观之,死亡又早已成了悲剧的必然结局。什么是悲剧?显然悲剧无以回避对死亡的沉思。何况悲剧天天

在我们身边出演。我们的盛衰荣辱、生离死别,变幻流转恍若隔世,好端端一生幸运,转眼间便风流云散。这一切都很有悲剧意味,或者说具有悲剧性。这是悲剧这个词在现实生活中的含义。”^[9]老年人看暮春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,回味着青春年华的无限风光之后往往是多病寂寞、飘零沧桑的悲愁,以及年老万事蹉跎、身闲心懒的感喟!

众所周知,宋型文化作为有异于唐型文化的另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范型,是成熟的、理性的,注重内省与反思。这首闺怨词用“伤悼”、“梦幻”、“恸歌”三重变奏呈现“别离”主题,解读人生无法逾越的生死困惑。“别离带给人们的有限的生命的恰恰不是圆满,而是缺憾。对别离的感伤,说到底是对生命中的缺憾的感伤。”^[10]晏殊《浣溪沙》云:“一向年光有限身,等闲离别易消魂。”时光倏忽而生命有限,已使词人枵触万端,又遇无端离别,怎能不让他黯然神伤?在这里,对别离的感慨是与对生命的喟叹揉合在一起的。辛弃疾《鹧鸪天》云:“若教眼底无离恨,不信人间有白头。”“白头”,无疑是衰老的标志,而它正是别离所造成的结果。可见,别离主题与生命意识同样是互相渗透、相互包容的。“多情自古伤离别”,生命意识不仅仍然在冥冥中制导着宋代词人对别离主题的表现,而且还染上宋型文化色彩,在词人们笔下,表现得更加深刻与透彻。

词可以怨,中国文学从来就有一条与“怨”并行的创作道路,陈廷焯曰:“诗以穷而后工,倚声亦然,故仙词不如鬼词,哀则幽郁,乐则浅显也。”^[8]贺铸的这首小令怆恻缠绵,极具沉郁,表达了词可以怨的特质。“别离不仅是一种生活现象,而且也是一种生命现象。从本质上说,别离主题最直接的源头便是生命意识,对别离主题的因袭抑或反拨,实际上都离不开生命意识的指导。在宋代的别离词中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命意识的潜影。”^[10]暮春的水中天光月影里,一捧纷纷淆乱的残叶落花,仿佛一个个流浪的灵魂和沉沦的众生挣扎飘转,瘞玉埋香,几番风雨,一掬春情,婉丽幽怨,思妇吹奏一曲别离离歌,她的青春芳华正值飘洒潇然、凄凄恻恻。游历一番暮春的落霞夕阳,让她从情爱的角落走向更广阔丰厚的人生世界,审视自我,认识生命,女性意识在自然萌发中对生命意义进行纯然探求的亲近拥抱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王国维.人间词话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9.
- [2]孟氏.独游家园[M].全唐诗(卷八百).
- [3]西蒙·波娃《第二性——女人》谢雍君《〈牡丹亭〉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》[Z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8.
- [4]周汝昌.千秋一寸心:周汝昌讲唐诗宋词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6:104、196.
- [5]冯梦龙《情史》卷一五《情芽类·孙氏》,转引自谢雍君《〈牡丹亭〉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》[M].中华书局,2008:93.
- [6]梁宗岱.诗情画意:梁宗岱散文随笔选集[M].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2005.
- [7]丹纳.艺术哲学[M].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1998:100.
- [8]陈廷焯.百集斋词话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.250.233.
- [9]陆扬.死亡美学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6:89.
- [10]萧瑞峰.宋词中的离别主题[J].文学评论,2002(1).